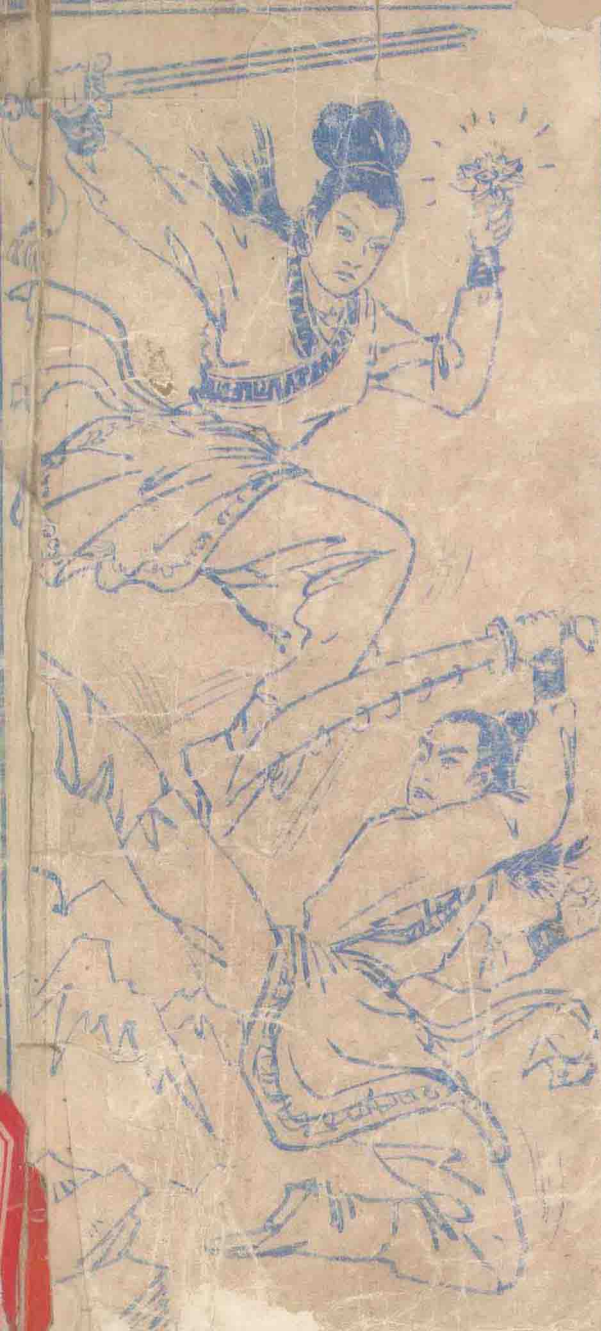


香港最新十大长篇武侠小说

下册

血蓮花



血 莲 花

卧
龙
生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内容介绍

川东都都城武陵山脈的一座狭谷山区有个地狱谷又名鬼杀人，多年来不知多少英雄豪杰前赴后继赶到地狱谷，但都血肉狼籍地死在里面。华巾展雄飞展大侠之子青衣少侠——展宁，为了揭开地狱谷之秘密独身闯谷，与地狱谷主……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杀。因力量单薄差伤情命，正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幸得小红儿、邹金凤、贺芷青等女侠前来相助，……在众多侠女的帮助下，终揭地狱谷的秘密。

本书是香港卧龙生先生的又一部力作，不但文字绝美，一气呵成，在择著过程中，精益求精，布局新奇、风格高雅、发展自然，故事紧凑，绝无冷场，使君阅后情感独特。

五十、轻功显奇技 陷阱连连

以展宁现在的一身造诣，一上一下，捷如石火电光！

他身随掌走，一头蹿进当头的密叶树中，穿梭搜寻了几个来回，除了枝叶应掌折落之外，哪里见得着半个人影？

咬牙切齿之中，飘身又~~有~~上~~来~~地来！

~~手~~急步来至两个和尚的尸身前，展开一阵细密的搜索察看，武当六老道，也同时落到展宁身边。

玄定道人笑道：

“小施主不~~良~~费神寻找了，致命伤全在后脑‘玉枕穴’
上！”

展宁伸手一拨，触目所及，自也呆了一呆！

果然不错，致命处俱在后脑下半寸的玉枕穴，唯一使人触目惊心的，竖在两个和尚玉枕穴上，并非是什么特制暗器之类，而是一式大小的两片树叶！

这是摘~~飞~~花的精纯内功！

再加上进来人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认穴奇准，这份艺~~术~~了得？

任凭展宁胆大包天，一见恁般登峰造极的内力修为，不禁也脊尾寒生，一时片刻却也作声不得！

他痴楞楞地怔一怔神，黯然一叹：

“是我一不小心，平白牺牲他师兄弟两条生命，我对少

林如何交代？”

倏又一念想到什么？劈头劈脑地，又向玄定道人道：

“掌门人，这摘叶飞花之功，你自信能够施为么？”

“我以？……”

想不到有此一说，玄定道人也顿觉一楞神，微赦于色道：

“玄定不敢自夸技高，这份功力，既使我能够勉力出手，却也没有恁般俐落……乾净！”

展宁将脸一扳，喝道：

“那末，请你采信一句善言，立刻退出林去！”

玄定道人幽幽一叹道：

“哦，原来为此！那末小施主你自己呢？……”

展宁豪情勃勃道：

“我么？我用不着你道长关心，我有足能克制敌人的武功在身，少不得还要到石楼山去闯闯！”

武当掌门人，与五个老道彼此交换一瞥询问的眼光，既不说走，也不说不走，闷怏怏地各皆垂下头去。

一眼将这六人的神色看在眼里，展宁凄声一笑道：

“展宁言尽于此，你一大宗派的掌门人听也罢，不听也罢，望你三思而后行，我等有缘再见吧！”

话落，人起，一式长身，跃上了枝叶顶端！

望着无尽无止浩瀚绿波，一路燕子三抄水，提气向前奔去！

日色西斜，已是未牌时分！

展宁一心记意贺芷青与宝藏的安全，唯恐一上到迟，重蹈怀玉山的遗憾后果，那将是一子错，满盘输，后悔也就来不及了！

他急如漏网之鱼，只顾将“流云身法”运到极限，河较虚点，脚踏浮宫，远远看去，树天一色的厚绒绿颤上，青影滚滚而去，飞逝如烟！

急切奔行中，展宁心里滋生了一个暗然自是的念头，那就是——

“任你地狱鬼谷，将这石楼山左近布成步步陷阱，小爷我一直打林顶前进，看你等又能怎生奈我何？”

想到得意处，暗自嘻了一声。

一口气，又奔下十几里来，密林如海前面的冈峦重叠之徙，想必就是石楼山了！

遥遥望见石楼山，又似乎望见了树林尽头，他心里确乎有点儿紧张，又有点儿欢喜，绽颜笑了一笑，紧接着，又几眉头……

似龙又喜，似喜还龙，再加上焦虑、企盼、急燥种复杂的情绪，总之，一如撞倒一只五味缸子，全然不是滋味！

猛提一口气真，迅逾飘风地迳自前越！

恨不得一步踏上石楼山！

说真的，他急于要见贺芷青，自也难以分辨，怎地陡然滋生了这股企盼之情？

他也渴望一见那地狱谷主，睽违这魔头委实太久了！

若能拿到这魔头一试掌上锋芒，说不定能使自己如原以偿，一快恩仇！

说不定只要有上一记“天地一无掌”，便要使他无法招架，横尸当场！

说不定……

想呀想地，思绪飞呀飞地，触目所及，使他猛可一止思绪，在枝顶猛的停下足来……

眼望着横在脚底的一根细细红线，当真呆了一呆！

这确乎是椿令人困惑难解的希罕怪事！

在这树林顶端，怎能由人布上一道细细红线的？

这红线代表什么呢？

未必这也是地狱谷特设的布置？机关？

未必是地狱谷知道我展宁要踏林前进，在林中设置的歹毒失去作用一，而将它转移到树林顶端来了？

说真的，这根红线体积如此织细，若是一旦被人忽略，一脚踏上去，将要产生什么后果呢？

现在，既已被我发现了，还是以不要沾惹为当！

还是继续向前越路正经！

想着想着，一步便就跨过红线，继续向前奔跑……

殊不知，地狱鬼谷的歹毒布置，岂是他一念探明底细，防患得了的？

当他一步跨跨过红线，点足未及提身，耳边已是‘当’地一声响起——

响声虽然不大，听进此刻提心吊胆的展宁耳中，不啻平地一响焦雷！

一声“不好”尚未叫得出口，嗖嗖一片响声又起在耳边！

随着这片乱响之声，万弩穿林而出……

密锣紧鼓似地，顿使展宁立身之处的十丈方圆，箭雨如林，威势无比！

展宁惊见变生仓卒，本能的一长身，向空跃起……

上冲的劲式未老，两掌向下一按……

两股掌劲汹涌起处，将脚下跟进的如林箭雨，打的倒倒歪歪！

人在四面破空有声箭风雨海中，曳劲落下原地……

当地再一响——

第二次雨又穿林而来，迳奔展宁曳劲欲落的地方射了出来！

这一次，显然目标集中，箭势迅猛超过了先前。

展宁一口真气欲竭未竭之际，眼看第一次势尚未衰，第二次箭雨又到，惶骇中一分雨掌，一朝前，一向下，雨股狂风立生。

向下的一掌，打的枝叶哗然一片乱响，也将奔向自己的剑式阻遏住了，向前的一掌，却在如林箭雨之中，劈出条血路来！

展宁及像一只脱兔，下坠的身形捷如瞥飞鹤，抽冷子一蹿脚下的枝顶，腰腿缩一伸，人随前奔的掌劲狂风，往前激冲三丈！

身后，又传来第三声“当”地清响！

短箭如同长着眼睛，角度一斜紧追着展宁又打到……

虎虎风声直在他身后破空生啸，威势不怕人！好

应付尾追而来的一蓬箭雨，较之适才四面受敌的情况，显得心境落实得多，两掌向后一甩劲力，箭雨应掌，便就失去了准头，打的东倒西歪，上下乱窜！

现在，展宁已将箭阵支在身后三丈以外去了，只要他向前一飘身，显然的，箭阵对他就失去了效，他安然又渡过了这道暗算的阻截！

但是，事实并非如此！

展宁因为恨透了地狱谷的歹毒手段，待他心弦陡觉一松，俯身一旋，扭回身来的时候，的中已然多了一段连枝带叶的树枝。

伸臂一舒，将这段树枝掷向前去，去势如电就像一上人

扑向前去一般……

果然不出所料，当地一声——
响声方起，箭如雨发……

展宁暗自一点头，身子霍地往下一沉，打枝叶顺端落进树林里！

他由于顽心驱使的这——看，不但令那潜藏在林中，立意要暗虎他的人意想不到，就连他展宁自己，也深觉行为贸然，为自己暗喝上一声采！

他这一来，潜伏在林中的人，便就无遁形了！

这处浓密的大树枝头，左一堆，右一堆，坐定了总有百来个的捧匣弩，身穿黑布衣衫的地狱谷鬼卒，一个个全皆面露紧张，极目翘首，瞪目瞪视着枝叶端！……

右边一段粗干上，站着一个左肩提着一面小锣，右手执着一只布的彪形汉子，一目了然，他就是这上箭阵的指挥人物！

那汉子红惶四顾一阵子，头一扬，便当头轻声喝问道：

“怎么样？打中没有？”

当顶密叶中，一句急语应道：

“没有！没有！这是假的！”

“什么？假的？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那末，人呢？人走了？”

“不要讲话，让我看清楚再说？”

一问一答，急于骤雨催花，万般急促而紧张无比！

展宁打心底暗笑出声，大声接口道：

“不要看了！小爷在这里！”

这声大喝，宛如惊蛰春雷，当头霹雳！”

潜伏着的百余鬼卒，骇然亡魂，尚未揣摸出声音的来处，愕然四顾时——

展宁人到掌也到，身形一如离弦之矢，暴射而出……

鬼卒们但见一条黑影如飞扑到，眼前一花，尚不及惊叫出口……

掌劲来势凌厉无伦，已是当胸撞到……

展宁恨极也怒极，两掌左右一分，前后再又一分。

哀嚎与闷哼交相出口。

一个接一个，一睛接一片，纷纷滚下地去！

展宁哪还顾得一灵尘灰，一掌较一掌迅疾，一掌比一掌威猛……

除了见机的早，打斜刺里闪身躲开的少数几个鬼卒而外，百多个人，几已全部应掌震落地上，不是摔得头破血流，便是哀哀狂叫不已！

掌劲与吼叫声交炽在一起，响澈云霄！

尸体满眼皆是，当真惨绝人心！

一连几掌，将这百多鬼卒扫汤击尽了，适才被人出手暗袭，致使法因、法塵二僧，先后毙命的满腔忿慨与悲愤，顿觉宽慰了许多！

展宁抬头一望，被自己一连几掌劈的枝断叶落的树林端顶，憬然付道：

“眼看这座树林已快来到尽头，我既已知道，你等的注意已移向森林枝顶去了，我索性来个改弦易辙，落下地来走走，使你等防不胜防，主意已自拿不定！”

主意既定，舍弃在枝顶跃进的路不走，两掌在胸前一让，随林深入，拢腿提身……

沿着阴森森的密林，向前奔去！

也不知是展宁别出心裁，真个使人难以捉摸呢？还是那地狱鬼谷的林中布置已然到此为止了，一路行来，哪里见得有什么动静？闻无半点人声！

如入无人之境！

愈是四林静悄悄地，相反地，展宁似是心境悬了空无法落实！

心跳加剧，及似战鼓狂催。

身 一阵游来遁形，急奔紧走，眼前却遂渐敞亮不不……

他长吁一口大气，心忖：总算给我冲出了这座恐怖阴森的密林了吧？

猛提一口气，嗖地一声，一头钻出森林……

身形尚未落定，眼前的地势也还没容他看得分明，一声狂笑起身——

“娃娃，不要打算逃命了，就在这儿留下命来吧！”

这笑声来得太以突兀，展宁就地一回身——

愕然回头望得一眼，展宁倏觉一怔神，傻眼了！

因为，就在他适才强提一口气，一式“宿鸟出林”，头穿出来的密林的尽头，一株约莫碗口粗细的大树枝桠上，一排站着四个红衣怪人。

这四人，全是体大腰粗，膀阔肩宽，睦一人眼，一个个直似凶神恶煞，就像大庙门口的四大金刚一般。

论装着，可也怪异得出奇，分明披一件大红袈裟，在那前后下摆上，却又镶嵌着尺许宽窄一道金边，金边映着夕阳，使人眼花缭乱了！

看他四人的长像，可真也令人不敢恭维，浓眉暴眼，血口狮鼻，齐耳的络腮短髭，简直遮去半个脸面，头上，却又蓄着长发披肩，各有一道金箍扣着长发，金箍也是亮晃晃

地，特别耀眼！

这是四个什么人？

先别说他四人的长像与装束，单以他等此刻所炫耀的一手轻身功夫来说，便就令人刮目相看，非比等闲了！

不是么？你看如此粗壮，如四团烈火般的傻大个子，一个个分别站在拇指粗细的枝头，应风随枝上下起伏有致，脚连枝，及似生了根一般，似恁般身轻如絮的上北轻功，岂是一般世俗武学能够望其项背的？

轻身功夫，该是修为与内国的表徵，以此类推，这四人既有恁般惊世骇俗的轻身艺术，他四人的一央造诣，又岂能差池得了？

展宁两眼凝神打量，心念电疾转动中，顿然意及法因、法塵两个和尚之言，忖道：

“法因和尚说，地狱谷邀来石楼山拦截我的，还有什么昆伦四番……是不是就是眼前这四个人？……”

可惜他俩一句话尚未说得完整，就被人暗算毕命了，究竟是四番什么呢？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也就昂头一仰脸，傲然笑道：

“不是要我停步留下命来吗？就似这般不言不动，展露出一的轻身功夫，指望拿来吓唬我么？哈哈，我见识的多啦，真还没将这雕虫小技看在眼里哩！”

想是出言的这句嘲讽，激起那四个怪人的逞强好胜之心，其中一人戟指喝道：

“你娃娃不必口舌逞能，你若敢蔑视洒家师兄弟的轻身功夫，你不妨也跃上枝头来，接我几掌试试？”

展宁一个傲气如云，按说，他哪能宴得这口指名叫阵的恶气？

但是，现在他却是例外又例外，他不但无存有与这四个怪物争强好胜之心，就连要他多在此地停留片刻，也深觉有些不耐烦！

原因之一呢？是因为他一心悬念那贺芷青的安危，恨不得插翅越上石楼山去！

二则呢？右楼山是八大名山的最后一处宝藏了，据他月来历练的经验，八处石洞虽是各有千秋，所授武功也绝然不同，但是却有一个不变法则，那就是愈到后来武功更是神奇玄奥，更加威猛绝伦，以“天地一元功”来说，显然就比天罗、地罗两宗神掌劲猛得多，因为如此，此刻石楼山已被地狱谷重重围困，哪能不使他心悬两端，焦虑如焚？

实在地，此处宝藏说什么也失落不得的！

第三个原因呢，他自己知道，只需一看这四个怪人的轻身功夫，不用说，适才在林中摘叶打死两个和尚，来得神奇，退是也万分迅疾的人，必定是四个怪人其中之一所为了，自己适才一扑落空，难道还不足为训？

固然，“流云身去”也轻身功夫登峰造极之学，自己若是一步中必上枝头，说不定与他四人争个半斤八两，平分秋色，但是，这究竟也是没有把握的事呢！

与其没有把握来盲目行事，何必不就停央在此，一旦他四人联手前来合围，“流云身法”加上“天地一元掌”，交相施展出手，岂不上上大吉？

万一这四人原下树交手，一走了之不好吗？

何必空耗在这里，围个什么强？争个什么胜？

正因为展宁刻是心挂两头，一心的如意算盘打得好，现在，不但闻言毫无怒意，左右一偏脸，却将山上的去路看了个真切”

他不掉头还则罢了，转头望得这一眼，却又踌躇不决，寒凛微生了！

他所料并不差，穿出了这片纵深幽暗的大森林，石楼山真的到了！

他现在停身之处，背后全是一条，一眼看出无休无止的蜿蜒石级，顺石级而上，想必就到了石楼山顶，但是，这石级宛如一条谷道，两旁双峰插云，石竹处处，倘若地狱谷在谷道上动了手脚，自己又怎能防患于未然？

说真的，这地势当真险要万分！

怎么办呢？

展宁一往自负异禀超人，见状也觉进退维艰，主意拿不定了！

尽管展宁付度电转，一顾一盼，完全又在指顾之间，他不时变颜变色，又焉能逃避得出四个怪人的眼中？

可也真是稀罕得紧，这四个人脚跟就似钉在枝头上，除了随风上上飘汤起伏外，不言也不动，活生生就是四具幽灵！

既不向展宁出手袭击，也无纵身下树的模样，狞恶的笑意噙在嘴边，八道眼神，可一直盯住展宁一瞬不眨……

沉默稍顷，空气沉窒非常！

日色逐渐西斜，轻风带动枝头，发出沙沙一片响声！

频添几许肃杀的气氛！

展宁满怀急切，倒是真的熬不住了，头一扬，就待说上几句什么？……

尚未等他开口，一个红衣怪已是抢先狞笑道：

“你娃娃是进？还是退？想通没有？”

展宁冷哼一声，傲然不原置答。

那怪人接口又笑道：

“酒家可也是心直口快，有话不能闷在心里，现在摆在你娃娃眼前的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上山，再一条就是回头滚蛋，不过你如选择第二条路，现在为时已晚，已然没有你选择的余地了！”

展宁有心要问上一句“为什么”？但，这样问法不嫌太以软弱了些，丢人支到印度国去了？

那似僧非僧，似俗非俗的红袍长发怪人，续又笑道：

“你娃娃命里注定只有一条路好走；上山去！地狱谷主一本宽大为怀，他在石佛寺前等着你，并且保证你此刻一直登山，绝无任何凶险，走吧！娃娃！”

展宁微微一撇嘴，身子却也一动也不动！

站在最右面的一个红袍怪人插口道：

“伐大师兄对你讲话，你怎地不声不吭？我且问你：你可是展宁？”

展宁瞪眼仇视着，仍然没有开口则声！

那怪人长劲一伸，狂笑道：

“酒家闻得人言，展宁娃娃算得上个豪情侠胆，虎肝熊心的英雄人的，怎么今日一见，原来是支银样头枪，如此痴楞楞，张张惶惶，若非系传言讹错，就是你面对我昆仑四番僧吓破胆了吮？哈哈哈哈哈！”

嘲笑锥心，是可忍？执不可忍？

慢说站在当地的，是这心气高傲的展宁，就是一尊泥菩萨，也有三分火性在！

他傲然就地狠狠呸了一口，冷笑道：

“怎么，你等就是什么……昆仑四番僧？……”

“早就个耳闻，是不是？”

“没听说过!”

展宁若有其事的，冷冷说得这一声，复又微微一嘻道：

“究竟是几个长年生长在边疆的化外之民，要想逞强争胜，却又不敢硬碰硬地动上几招，就似恁般的钉在枝头上，算得是什么英雄?”

报以一声冷嘲，激起了那右边那番僧的无名火性，但听他一声暴喝道：

“如此说来，你娃娃存心要动手较量较量喽?”

“正有此意!”展宁撇嘴一颌首。

“娃娃，这是你想早死，可怨我佛爷不得，接招!”

没见那番僧怎生作势，肩不幌，腰不动，声落人到，宛如一团熊熊烈火，向展宁迎面扑来……

也是展宁立意试试这昆仑四番僧的斤两，眼看来势奇疾，右手陡起朝上一撑，向下再一按，一推一送，一招“十二天罡”随即出手。

这也是他由衷不敢大意，一出的，就是罕见武林的一记绝招!

那番僧，身形尚未落地，口里大叫一声“来得好!”双掌也自一翻……

当真硬碰硬的接了上来!

隆然一声震山汤获的暴响响起——

气劲洲勇中，展宁上身微微向后一仰，那番僧却被震退两个大步!

有这一掌下来，那番僧气得哇哇大叫不已，站在胜面的展宁，也微微动容一惊!

这招“二十天罡”按说没人敢拦其锋了的，偏偏，却被这番僧接下来了!

有了这招硬接，便就高低立判，强弱已分了吗？

没有！没有！

一来那番僧凌空发掌，真力不能拿得的恰到好处，再者，谁知道他全力施为没有？过份乐观，不是自欺欺人吗？

那番僧在哇哇鬼喊中，却也微现骇诧之意，当真的，他又几曾想到当前这少年，能有恁般雄浑的掌上劲力？

何况又是单掌迎双掌？

争强之心，人皆有之，那番僧震骇之余，张口怪笑道：

“你娃娃当具有些鬼门道，你再接洒家这招‘红云掌’”……

那番僧一抡双臂，眼看又要出手……

“住手！”

应着这声断喝，红影电闪，当头又落下三个人来！